



成都武侯祠
CHENGDU WUHOUSHRINE

谢辉 罗开玉 梅铮铮 主编

诸葛亮

与

下

三国文化

(四)

纪念刘备入蜀1800周年专辑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纪念刘备入蜀1800周年专辑

诸葛亮

与三国文化(四)下

谢辉 罗开玉 梅铮铮 主编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 成都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诸葛亮与三国文化 (四) / 谢辉, 罗开玉, 梅铮铮主编. —
成都: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1.8

ISBN 978-7-5364-7207-5

I. ①诸… II. ①谢… ②罗… ③梅… III. ①诸葛亮
(181 ~ 234) — 人物研究 ②传统文化 — 研究 — 中国 — 三国
时代 IV. ①K827=362 ②K236.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138029号

诸葛亮与三国文化 (四)

ZHUGELIANG YU SANGUO WENHUA

主 编 谢 辉 罗开玉 梅铮铮

责任编辑 宋 齐

封面设计 吴 强

版面设计 梁 成

责任印制 邓一羽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成都市三洞桥路12号 邮政编码 610031)

成品尺寸 203mm × 140mm

印 张 35

字 数 700千

印 刷 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1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64-7207-5

定 价 88.00元 (上、下册)

著作权所有 · 违者必究

《诸葛亮与三国文化（四）》

编委会

单 位 成都市诸葛亮研究会

成都武侯祠博物馆

名誉主任 朱树喜 汪邦军

主 任 谢 辉 丁 浩

编 委 方北辰 沈伯俊 吕一飞 张丽君

罗开玉 阎瑞海 周可华 彭建平

李亚红 罗新本 高大伦 段 渝

江章华 许蓉生 梅铮铮 何红英

卫永锋 安剑华 贺 游 张红灵

符丽平

主 编 谢 辉 罗开玉 梅铮铮



目录

MULU

【史实探索】

读曹操《遗令》兼论曹操高陵及相关的问题.....	梅铮铮	001
从魏延被杀事件看蜀汉中期国策的转变.....	安剑华	023
对刘表荆州若干问题浅议.....	晋宏忠	034
从“大意失荆州”看襄樊之役的宏观战略蓝图	王伟 寇莹	055
浅论陈仓之战的目的.....	李志	069
蔡瑁降曹思想臆论.....	张晓春	079
还原失荆州的历史底色.....	赵成	086

【遗迹研究】

关于《建安四年北江崩碑》的几点认识.....	罗开玉	097
绵阳三国遗迹的调查与研究.....	唐光孝 张登军	110
琐谈三国文化遗址南漳“水镜庄”的文化古韵及其保护、 开发和利用.....	陈心忠	129

阳平关位置变动及名称演替考.....	孙启祥	138
传说中的关羽被擒获之地.....	王善国	148
清代名人与南阳卧龙岗.....	郭小霞	159
“5·12”灾后重建的三国文化景观.....	李德书	165

【武侯祠及其文物】

成都武侯祠塑像沿革与保护.....	李兆成	171
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武侯祠主持张合桂募铸铜钟 铭文释读.....	安剑华	196
浅谈成都武侯祠楹联.....	林 鑫	213
武侯墓祠的建筑布局及内涵.....	徐勇华	233
南阳“三国”文物撷英.....	张晓刚 牛宏成	240

【文化苑地】

三国时期的养生服食.....	谭良啸	254
唐诗中的三国历史文化 ——兼谈巴蜀地域性文化下的唐人咏三国	谭 平 张 起	269
论《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评语.....	符丽平	285
蜀汉文学论.....	高新伟	300

也谈“三顾草庐”

——读《三国演义》有感	赵晓飞	313
从吴图——我国最早的围棋古谱说起	常崇宜	319
浅析汉晋时期汉文化对南中地区的影响	陈芳	324
从成都东汉画像砖看汉代舞乐与百戏	陈天红	354
南阳武侯祠“诸葛亮文化活动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保护利用	刘灏	363
三国文化遗产保护浅论	蒋英	374

【秦汉三国与巴蜀】

秦汉三国时期蜀郡工室、工官研究	罗开玉	387
秦汉三国时期的奴隶 ——以成都为例	罗开玉	407
秦汉三国时期成都商业大都会的建成	罗开玉	436
论冶铁革命与“天府之国”的建成 ——古代天府之国专题研究之一	罗开玉	475
“东州士”与蜀汉政权	安剑华	503
刘二牧与蜀汉	张东	527
略论秦汉三国时期成都交通枢纽的建成	罗景玠	540

读曹操《遗令》兼论曹操高陵及相关的问题

梅铮铮

(成都武侯祠博物馆)

2009年12月27日，河南省文物局、河南安阳市及国家文物局有关方面负责人与部分专家学者一起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河南安阳一东汉大墓被确定为曹操高陵。第二天全国各大报纸都登载了这一重要的考古新发现，消息一出便引起了各界人士的纷议和质疑。为以正视听，2009年12月30日《中国文物报》以《专家考证河南安阳安丰东汉大墓为曹操高陵》为题，发表文章对曹操墓的身份确认加以肯定。2010年1月8日，《中国文物报》再次发表河南省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也就是曹操高陵考古发掘领队潘伟斌的文章。题目是《安阳西高穴曹操高陵发掘获重要成果》，文章首次从墓葬形制、出土文物、墓主人身份的认定等三个方面，规范、科学和较为详细地对外界介绍了曹操墓发掘的部分内容，也是一次正面的回答各界对该墓认定过程的质疑。2010年1月13日上午，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举办年度考古学论坛，正式公布2009年我国六大考古发现，而备受人们关注的曹操墓赫



然在列，只不过用的名称是“河南安阳县西高穴曹魏高陵”。2010年4月7日，《中国文物报》载4月3日“史学专家齐聚安阳研讨曹操高陵”。同时载“200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初评结果揭晓”。按照得票多少曹操墓排列第三，项目名称为“河南安阳县西高穴曹操高陵”。报上还指出，最终的评选活动，将于6月举行。由此看来，喧嚣一时的曹操墓认定应该算是没有任何悬念最终尘埃落定了。

回顾这件看来仅仅是中国考古发掘的一次工作讨论，何以引来众人如此热切的关注、聚焦众人的目光呢？究其原因，还是曹操的名气太大而使之然也。曹操被时人称为“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1]，陈寿评语：“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可见当时对曹操的评价并不算很差，但自宋代以降，曹操变成历代奸雄的典型代表人物，由此开启了千百年来的人对他的诋毁多于好评的议论。故此次曹操墓的被发掘，引来超过考古认定工作的阵阵质疑之声，也是很正常的事。笔者出于对三国文化的热爱和文博工作者的职责，反复阅读相关文章，再就曹操本人对自己后事如何安排的重要指示《遗令》研读之后，撰此文谈心得，也算是个人对确定曹操墓的一些看法。

曹操《遗令》见于陈寿《三国志·武帝纪》，曰：“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毕，皆除服。其将兵屯戍者，皆不得离屯部。有司各率乃职。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但陈寿所

录《遗令》并非全貌，在《文选》卷六十载西晋陆机之《吊魏武帝文》中，我们还看到《遗令》中的一些内容，其中涉及曹操自己对墓田的方位有如下文字：“吾婕妤妓人，皆著铜爵台。于台堂上，施八尺床，总帐。朝晡上脯糒之属。月朝十五，辄向帐作妓。汝等时时登铜爵台，望吾西陵墓田”。陆机（261-303），字士衡，乃三国东吴陆逊之孙、陆抗之子。在西晋王朝历任平原内史、中书郎、著作郎等职，世称“陆平原”。这篇《吊魏武帝文》开篇云：“元康八年，机始以台郎出补著作。游乎秘阁而见魏武帝《遗令》。”显然此为他在元康八年（298年）以台郎身份出补任著作郎时，因经常出入朝廷秘阁，从而有机会见到曹操的《遗令》，“忼然叹息，伤怀者久之”，而写下此文。陆机其人《晋书》有传，史家对他文才评价颇高，称为：“少有异才，文章冠世”^[2]。故他文中所引《遗令》内容是真实可信的，但是陆机文引载曹操《遗令》也是节录而非全文，为讨论问题的需要，再从清人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逐录全文如下：

“吾夜半觉小不佳，至明日。饮粥汗出，服当归汤。吾在军中持法是也，至于小忿怒、大过失，不当效也。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吾有头病，自先著幘。吾死之后，持大服如存时勿遗。百官当临殿中者十五举音，葬毕便除服。其将兵屯戍者，皆不得离屯部。有司各率乃职，敛以时服。葬于邙之西岗上，与西门豹祠相近，无藏金玉珍宝。吾婢妾与妓人皆勤苦，使著于铜雀台善待之。于台堂上安六尺床，施总帐，朝晡上脯糒之属。月旦、十五日，自朝至午，辄向帐中作妓乐。汝等时时登铜



雀台，望吾西陵墓田。余香可分与诸夫人，不命祭。诸舍中无所为，可学作组履卖也。吾历官所得绶，皆著藏中，吾余衣裘，可别为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

将陆机所引节录和严可均的辑录对照可知，《遗令》除内容增多，文字略有差异之外，总体意思并没有改变。在此《遗令》之前的建安二十三年（218年）六月，曹操就曾下令道：

“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周礼》冢人掌公墓之地，凡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后，汉制亦谓之陪陵。其公卿大臣列将有功者，宜陪寿陵，其广为兆域，使足相容。”^[3]综合曹操这两项关于对后事的指令，其中有几个关键词尤为值得我们注意：“邺之西岗”、“与西门豹祠相近”、“铜雀台”、“西陵墓田”，这也是后人确定曹操墓的方位依据。两个令中还反映出一个重要的关注点，就是曹操非常看重邺城，强调要将陵寝选择在邺城西面，要与西门豹祠为邻。为什么曹操要选择在“邺之西岗”作为自己的墓田，并且强调“汝等时时登台，望吾西陵墓田”呢？笔者以为其中至少有以下几个深意。

第一，这与曹操将邺城作为本集团的大本营，长期经营邺城不无关系。邺城成为曹操集团的根据地具备了几个条件，首先邺城有历史的根基，自从建安九年（204年）曹操从袁绍父子手中夺得邺城之后，他就开始将冀州作为自己的根据地。邺城发展历史可追溯到战国时期，“魏文侯以西门豹为邺令也，引漳以溉，邺民赖其用。其后至魏襄王，以史起为邺令，又堰漳水以灌邺田，咸成沃壤，百姓歌之。”^[4]说明西门豹和史起治理漳河

水、引漳水灌溉田地，促进农业生产，造成邺城地区一时繁荣，广大百姓得到实惠。其次，邺城有袁绍的多年经营基础。东汉末年，冀州在韩馥的统治之下，邺城为州之治所。冀州因地理重要，公孙瓒、袁绍等一直觊觎其中。很早的时候沮授就曾建议袁绍以邺城为基业向外扩展势力，他说：“将军累叶辅弼，世济忠义。今朝廷播越，宗庙毁坏，观诸州郡外托义兵，内图相灭，未有存主恤民者。且今州城粗定，宜迎大驾，安宫邺都，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谁能御之。”^[5]初平元年（190年）七月，袁绍威胁韩馥并夺得邺城后，开始营造宫室。曹操夺得邺城之后，在袁绍经营的基础上只需加以扩大、增修，就成了相当规模的大城。再其次，曹操在邺城可以遥控许都。洛阳经董卓之乱早已残破不堪，曹操放弃洛阳将汉献帝迎到许都，除了有军事、经济上的原因，更多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第四，邺城有地理上的军事优点。洛阳、邺城、许都三地呈“品”字排列，邺城处于军事上无论东面、西面还是北面都是可攻可守、进退自如的地方。这样的军事易守难攻，经济繁荣，交通上便于向外扩张的地方，当然成为军事家、政治家曹操的首选据点。

第二，邺城是曹氏集团实现政治理想的根据地和重要依托。曹操在邺城为了实现政治理想，首先实施了发展经济的两项重要措施，这就是兴修水利和屯田。建安九年（204年）曹操利用邺城周围水网资源充足的地理条件，“遏淇水入白沟以通粮道。”^[6]《水经注·卷九·淇水》载：“魏武王于水口下，大枋木以成堰，遏淇水东入白沟，以通漕运。”建安十八年（213年）“凿渠引漳水入白沟以通河。”^[7]这条渠就是利漕渠。有了



此渠，来自中原或北方的船只，都能顺着渠道进入漳水而到达邺城。建安九年曹操又颁布抑制豪强兼并土地的法令：“其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而已，他不得擅兴发。郡国守相明检察之，无令强民有所隐藏，而弱民兼赋也。”^[8]并设立魏郡典农中郎将。魏郡太守郑浑“以郡下百姓，苦乏材木，乃课树榆为篱，并益树五果。榆皆成藩，五果丰实。入魏郡界，村落齐整如一，民得财足用饶。”有了经济为后盾，曹操又分别于建安十五年（210年）开始，接连在邺城的西北角修建铜雀台、金虎台和冰井台。为什么要建立三座高台？有学者指出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但是如果仅仅是军事需要，建立一座高台即可，何劳神费力建三座台呢？我同意方北辰老师的意见，他在《铜雀台三题》一文中指出，曹操建立三台的用意是：“把台建在邺城西北自己官邸的后园之中，这实际上就是向世人清楚地表明，邺城才是真正的京都，我曹操不能久居普通人臣之位，将要取汉而代之。”^[9]

邺城经曹操营建成为当时的文化圣地，城市建设大力进行，主要有城垣、城门，建街里、建造铜雀三台。并开凿渠堰、陂池；营造宫室，府邸、泮宫、文化建设有园苑、招贤馆、斗鸡台、建立宗庙。这一时期曹操先后颁布了《论吏士能行令》、《求贤令》、《举贤勿拘品行令》等，招致各类人才荟萃邺城。王粲、应玚、徐干、阮瑀、陈琳、刘桢等一批文士汇聚邺城，形成以曹操为首的中国文学史上的具有时代意义的“建安文学”。虽然曹操的政治理想并没有付诸实际行动，而是由他的儿子曹丕最终完成代汉建立魏国，但是邺城始终是曹氏父子赖以成就霸业的根基。正如后人所说：“魏因汉祚，复都洛阳，以谯为先人本

国，许昌为汉之所居，长安为西京之遗迹，邺为王业之本基，故号五都也。”^[10]

除去邺城对曹操有特殊意义外，曹操对自己的后事延续了他一贯“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的思想，并在《遗令》中强调和明确了这一指令。曹操从选址到安葬都不拘古制，也就是说他对自己的葬事多不遵汉代的丧葬礼仪。汉代人最重视自己的坟墓，从天子、王公大臣到一般平民，都会生前预作墓地。曹操于建安二十三年六月下令：“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即预先在邺城之西，土地瘠薄的地方规划好了自己的寿陵。然而真正安葬时，却摒弃了汉代丧葬中的许多礼仪，比如起封土、广植树木，开神道、树碑刻等。他在令中特地嘱咐“不封不树”。曾经他是非常希望天下安定之后，在家乡修建精舍，“欲秋夏读书，冬春射猎，求底下之地，欲以泥水自蔽，绝宾客往来之望，然不能得如意。后征为都尉，迁典军校尉，意遂更欲为国家讨贼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然后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11]而今之所见的曹操墓，却看不到这样的碑刻、墓阙。汉制，死于他乡，应归葬家乡。若死于京师，则葬于京师。曹操死于京师洛阳，既没有归葬家乡谯郡，也没有安葬在洛阳，而是选择在魏郡的邺城。并且，指令中毫不掩饰地将汉代天子陵寝才享有的陪葬制度让自己也享有，公然明令在自己的墓田周围也要“其公卿大臣列将有功者，宜陪寿陵，其广为兆域，使足相容。”这倒反过来证明了一件事，那就是与他在邺城西北角修筑三台，欲与皇帝比高低的用意前后一致的。

从历史上看，曹操的《遗令》，曹丕、曹植兄弟是严格执



行了的，曹丕还为此写下《策文》。其中有关下葬情况，曹丕写到：“卜葬既从，大隧既通。漫漫长夜，窈窈玄宫。有晦无明，曷有所穷。卤薄既整，三官骈罗。前驱建旗，方相执戈。弃此宫庭，陟彼山阿。”^[12]此文于清人所辑《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书中，题为《武帝哀策文》。

问题是，曹操高陵究竟在何处？据《三国志·武帝纪》记载：“庚子，王崩于洛阳，年六十六……二月丁卯，葬高陵。”高陵应该在邙城附近，当时参与曹操丧事的有曹丕文学侍从夏侯尚，史书记载他于“太祖崩于洛阳，尚持节，奉梓宫还邙。”^[13]同样，谏议大夫贾逵也是到洛阳亲自护送曹操灵柩回到邙城，“太祖崩洛阳，逵典丧事……遂奉梓宫还邙。”^[14]曹操梓宫既已还邙，再无有何文献记载下文，反成千古之谜了。若据上面诸文所记，高陵应该是按照曹操遗令在邙城西面，有“望吾西陵墓田”《遗令》为证。此外，陆云在给他兄长陆机的《与兄平原书》书中也提到此：

一日案行，并视曹公器物，床荐席具，寒夏被七枚，介帻如吴帻平天冠、远遊冠具在。严器方七八寸、高四寸余，中无鬲，如吴小人严具状，刷腻处尚可识。疏批、剔齿、纈綖皆在。拭目黄絮二在，垢垢黑，目泪所沾洿。手衣、卧笼、挽蒲、棋局、书箱亦在。奏案大小五枚，书车又作歧案。以卧视书，扇如吴扇，要扇亦在书箱，想兄识彦高书箱甚似之。笔亦如吴笔，砚亦尔。书刀五枚，琉璃笔一枚，所希闻。景初三年七月，刘婕妤折之。见此期，复使人怅然有感处，器物皆素。今送邙宫大尺间数，前已白。其總帳及望墓田处……

陆云曾任清河内史，长期停留在邺城，有空就会到铜雀台观览，所以他信中所云应该没有疑义。其信中透露出的信息：一是曹丕确实按照曹操遗令实施薄葬，因为“使人怅然有感处，器物皆素”。二是铜雀台上竟然有类似观景点的“望墓田处”。这表明铜雀台上曹操遗令中的嘱托“于台堂上安六尺床，施总帐，朝晡上脯糒之属。月旦、十五日，自朝至午，辄向帐中作妓乐。汝等时时登铜雀台，望吾西陵墓田。”极有可能全部得以实施了。信中所言他不仅看到曹操留在邺城的遗物，有冬夏盖的被子、平日戴的平天冠、娱乐时的蒲棋局，以及笔砚、琉璃笔等生活学习用具。其中专门还提到“其总帐及望墓田处”尤为值得注意，也就是说铜雀台上有一可以瞭望到曹操墓的最佳观测点，叫“望墓田处”，可以时时登台看到曹操的高陵。以后，铜雀台的这个“望墓田处”就成了后世瞭望高陵，文人常常凭吊曹操，抒发感情的地方。

唐人沈佺期《铜雀妓》诗云：“昔年分鼎地，今日望陵台。一旦雄图尽，千秋遗令开。绮罗君不见，歌舞妾空来。恩共漳河水，东流无重回。”^[15]唐人张祜《邺中怀古》诗云：“邺中城下漳河水，日夜东流莫记春。肠断宫中望陵处，不堪台上也无人。”^[16]诗中“望陵台”、“望陵处”，均指的是“望墓田处”。唐人所咏都是从铜雀台上望见西陵之后，联想到当年曹操的雄图未尽而发的感慨。

但是从宋代以后，曹操的高陵一下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漳河疑冢之说忽然成了主流舆论。直到2009年12月，河南宣布在安阳西高穴村发掘的东汉大墓，实为曹操墓，千古之谜得以揭



晓。2010年4月7日，中国考古界的权威人士也将其初评为“200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笔者认为，考古发掘以及由此得出的结论都是经过很多专家相当慎重调研之后得出的。因为考古学本身是一门科学，所得出的结论都应建立考古现场出土实物这种科学的基础上，容不得半点虚假。虽然曹操高陵得到最终认定，但是笔者以为，其中仍然还有许多值得关注和讨论的，在此提出请教专家：

一、站在铜雀台，能看见现在的曹操高陵吗？我的结论是一定看不见

《中国文物报》2010年1月8日载：“西高穴村与千年古镇渔阳为邻，向东7.15公里为西门豹祠，14.32公里为故邺城。”因此，邺城旧址与曹操高陵之间的直线距离约30里。如此远的距离，就算是一马平川没有一棵树木遮挡，站在铜雀台上应该是看不见曹操高陵的，因为地球是圆的。可是曹操《遗令》中分明有“汝等时时登铜雀台，望吾西陵墓田”，这样的遗嘱。此令中之“望”一词，绝非是遥望的意思，因为后面跟着的词语是“西陵墓田”。若仅仅是“西陵”，则“望”可作遥望讲，意思是“经常登上铜雀台，遥望西陵”。但是西陵后有“墓田”就不同，墓田是有具体内容、是有载体的实有所指。而曹操《遗令》曹丕是遵照执行的，在铜雀台上应该望得见西陵墓田。从古人的诗歌中，似乎是得到印证了的。南朝陈人张正见《铜雀台》诗：“荒凉铜雀晚，摇落墓田通。云惨当歌日，松吟欲舞风。人疎瑶席冷，曲罢总帷空。可惜年年泪，俱尽望陵中。”^[17]